

# 老年婦女的退休與生活方式

李瑞金

## 一、導論

老年婦女的居住環境由私人住宅移居到機構照顧設施，所有老人居家生活條件如飲食、水電供應、醫藥衛生、採購營繕、節日慶典、休閒康樂……等（蘇耀燦，民八十一），均由機構的人員提供服務，這不僅暗示老年婦女放棄家事活動，而且也表示這是她們人生過程中的一件大事，就像老年男人從家庭以外的工作職場上退休一樣。這一重大的轉變，結束了婦女數十年來生活的中心——家事活動。同時也暗示她們的生活方式必

須作一重大的改變。依據個人對臺北地區安養院所（浩然敬老院、救總翠柏新村、廣慈博愛院）中女性院民所作之訪談，進而分析探討她們在新環境中生活適應良否的原因。發現退休後生活方式中的連續性與生活情況滿足之間的正向關係已獲得支持（Havighurt, R, 1968; Neugarten, B. L. 1977; Clark & Anderson, 1986；李瑞金，民八十）。

在老年社會學 (Social Gerontology) 及社會學中有關生活過程的主要研究中，有關成功老化 (Successful Ageing) 的決定因素

相當多 (Ewards, W. 1977；郭麗安，民七十一；黃國彥，民七十五；程又強等，民七十五；沙依仁，民七十六；李瑞金，民七十七)。有關老化的活動理論 (Activity Theory) 假定，老人持續性的社會參與是一個適當的方法，可以使人們成功地適應老化現象，著名的「連續假說」(Continuity Hypothesis) 指出，老年人和中年人一樣具有正常的心理與社會需求，老年人對他們生活情況的滿足與中老年人生活方式之間的相似性及連續性，兩者之間是有高的正的關係 (Levin & Levin, 1980)。退休與移居安養

之家(Aged Home)是老年階段的一件重大事件，這些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包括造成以前居住與生活情況中斷的改變。連續假說可以作為一種基礎，以供分析及重組老年婦女如何行為，尤其是她們由與家屬共同的生活到機構的住所照顧(Residential Care)設施的獨立生活之轉變，以及放棄她們的家事活動相互結合時，我們觀察這些老年婦女有關生活方式主要範圍的方面之形態學的、社會的、中心的角色與主要的活動與象徵意義。

## 二、退休與生活方式的連續

所謂退休(retirement)即指離開工作場所長期休息之意，從社會學的觀念而言，退休的過程包括一個人從工作角色上撤離下來，扮演另一個新角色。此一觀點即視退休為角色的變換，因為年齡的增長變動，使個人擔負的任務發生變化，致其在團體中所佔

的「位置」因而不同，社會對其寄予的期望因之有差異；從經濟學觀點而言，勞動者的主要所得有賴於其服務期間提供勞務獲致的薪資報酬，由於生理、心理、社會環境及法令與限制，勞動者在到達一定年齡或特定條件下，及因提供勞務之生產力過低，因此透過退休，使其退出勞動市場。

生活週期(Life Cycle)是以社會中流行的勞動系統為中心。分成三個部分，即：準備階段、活動階段，及退休階段。從積極的勞動階段轉變到退休階段是與過去生活模式的明顯中斷。一個人面對退休問題乃是由於一個事實，即佔有大部分生活週期的職業不僅是一種賺取生活的方式，而且也是一個人自重的基礎。工作專業不僅是生產過程中的要素，而且也是一些有效的方法，可供發展與表達主觀的能力、取向及興趣，退休意味著社會權能(Social competence)的喪失，退休通常是老年生活的開始，也是個人生命中的轉捩點，退休者因職業失落而產生無用的挫折感。

一個專業或工作準備，事實上是指一個人在發展過程中的人格或個性的形成，包括品格與能力。因此，家事祇是一種特別的，帶有消極涵意服務的模式，也就是說，家事是一種沒有生產力的勞動。當我們談論家事時，我們不僅要了解它的物質面（即準備一天的三餐、室內打掃等等），而且也要明白它的社會與文化面（與家事有關的工作如維持社會接觸、創造舒適的家庭環境等等）。一般而言，一個專業的準備階段是發生在實際就業之前。就家事而言，主觀能力發展是指家事處理的能力。因此，應具有的資格不僅是指具有有技術工具完成的功能或職掌，而且也包括有關培養人格與發展個人的生活方式。

我們必須從「工作」對某人的意義來看待她們的退休。在討論退休問題時，通常都將它們當作老人的特殊問題來討論，因為老一代婦女在家庭以外的工作具有相對的意義與重要性：「對婦女而言，退休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工作對她們似乎沒有太大差

異。她們在生活中擁有工作就好像她們擁有一家俱樂部會員的會籍一樣」。有些學者指出（蔡明欽，一九九一；賴繡慧，一九九〇），一般退休對老年婦女不會造成太大的困難，因為她在母親的基本家庭角色上已有了一次「有效的退休」，因此，六十五歲左右的婦女至少已有過一次以上的工作轉變。當然，當孩子長大成人離開家庭時，她們的生活就會由母親的階段轉變到「空巢的階段」（empty-nest phase），但是這也包括從家事工作的減除轉變到夥伴關係的家事工作。不過，這祇是指家事物質功能而非它的社會功能上的變遷。話雖如此，在兒女離家及建立他們自己的家庭之後，老年婦女們現在做的很多家事活動都是為她們的兒女家庭所做的。居住在老人安養中心的婦女幾乎已經沒有機會來從事這些家事活動。因此，老年婦女失去了幫助她們兒女作家事的重要機會；更進一步地說，她們不得不放棄那些構成她們過去日常生活的活動。

顯然，對男人而言，退休會造成他們生

活方式上的重大改變。老年婦女在她們的一生經過與人格上，廣泛的家事上，及年輕時代教養兒女與工作上，都會受到的很大的影響。對老年婦女而言，放棄她們自己的家事活動，她們生活方式所受到的衝擊，就像男性從工作退休所受到的衝擊一樣大，而且它所暗示的是不祇一次的角色轉變，或是家事功能的中斷。

男人從工作上退休與女人從家事活動上退休之間的差異，是年齡上的問題。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法定男性退休年齡是在六十歲與六十五歲之間，並且此一退休年齡在繼續降低中，因為工作社會中的就業市場限制越來越嚴格。比較上，婦女從家事活動上退休的年齡，有較大的彈性；婦女在老年時依然有處理家事的能力，除非是由於健康不良，或是有其他原因發生，老年婦女的家事活動可以做到她們不能或不願再做下去時為止。

社會對退休支持的程度差異就男女雙方亦有顯著的不同。當一個男人從工作上退休，他可以得到社會對他妻子的支持，而且

他們之中的多數人都可以找到機會，繼續工作，例如擔任公開宣稱為「管家」的工作。對他們的夥伴而言，男人闖入她的領域無異是說她的角色已有了部分的損失，甚至對她的自重也造成影響。在比較上，當一位婦女從她管家的工作上退休，移居住所照顧設施之後，她通常已是寡婦，不再能依靠她配偶的社會支持。她的「內心世界」經常是空虛的，她的兒女所提供的社會支持也常如小說中所描述的「遙遠的親密」（intimacy at a distance）。

從有關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壓力來看，男人從家庭以外的工作上退休與女人從家事活動上退休都是很相似的，但是從有關問題的程度來看，則有差異。婦女在處理這一事件時所遭遇到的困難是很大的。雖然如此，在討論老年婦女的退休時，我們都會使用這樣的措詞，說明她們因移居安老院所，而結束了所有的家事活動。

當老年婦女決定移居老人之家時，她們不僅要決定移居那種設施的安養機構，而且

要決定她們要繼續做家事的程度。在英國境內就有專為老人設置的設施；每一種設施都為老人提供各種做家事活動的機會。它們是：住所照顧設施、私立療養院，及專為老人建立的老人公寓。

在英國，住所照顧設施就是老人最喜歡選擇的照顧設施。一般而言，這類老人之家都是非營利的機構，通常都是由教會或志願組織負責營運的，而且它們的基本目的是服務那些健康良好，而又不能或不願再做家事的老人。大多數住所照顧設施是為老人提供一間單人房，或為已婚者提供特別的房間。這些房間中幾乎都沒有餐廚設備；大體上，這些設施的管理規則都要求其居民在社區屋（Community Room）用餐。做家事的程度也減低到祇是煮咖啡或茶一類簡單的家事活動。

私人療養院（nursing home）在英國是很普遍的專門服務老人的設施，療養院中有專人及特殊設備，可為老人提供技術的、長期的照顧。大多數此類的療養院都是地方政

府機構或福利組織所擁有的運作。它們是為身體有病，而且不能做家事的老年病人所設計的。

老年公寓的運作都是營利的，通常都是私人或企業所擁有。這類設施是為那些健康良好的老人所設計的；這一類老人公寓是為老人們提供經過特別設計的住所，及一些主要的服務。居住在老年公寓的老人必須有能力操作家事。當然，他們還是可以在他們居住的公寓中得到他們想要的服務，但是他們必須為這些特別服務付費。

老人公寓是這三種設施中花費最多的一種。另兩種設施中的老人，如果他們的所得是低於他們所居住設施所收之費用時，都可以從社會福利機構領取補助津貼，而老人公寓中的居民不能領取這樣的津貼，必須自己全額付費。由於居住在老人公寓中需付昂貴的費用，並且這些設施在區域中不均的分佈，都是造成大多數人決定移居住所照顧設施的主要原因。

如何利用「生活方式」來區別不同地位

的團體。Webern 指出生活方式的概念通常被用來研究休閒與消費行為。居住於非機構設施中的老人，當移居住所照顧設施後，老人生活環境與設施都與原先私人住所不同。Havighurst(1976)將退休者的生活方式解釋為退休使退休者的時間、精力及自我參與在各種活動中受到騷擾。Havighurst 將生活方式視為一種行為或方法，以便重組生活內容與範圍。這個概念不僅包括消費層面，也關係到生產層面。生產層面的各相關變數都已直接列入有關生活方式的研究中，例如地位或所得，消費層面的各種變數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如行為、態度，或經驗。基本上，生活方式可以作為社會組織與個人資源兩者之間的協調。因為生活方式可以合併結構性的因素與個人的機會。生活方式是有關個人的特徵（如人格的各種特徵）及有關內容的特徵（如生活情況）的綜合體，可以用個人的特徵與內容的特徵來分析老年婦女生活方式的方法。

### 三、方法論

爲評估從獨居到機構居住環境對老年婦女生活方式的影響，深度訪談安養院所中年齡介於六十九歲至九十二歲之間的十五位老年婦女。就樣本中的每一位婦女而言，除了對樣本老人作充分的訪談外，還作了補充性的訪談，包括訪談當事人的一位近親，以及對受訪老人婦女有充分認識的安養院所中的工作人員。

受訪的老年婦女中，大多數都已作了一段時間的寡婦，其中兩人已在安養院所住了五年以上。從教育與所得的觀點來看，大多數婦女都是屬於中產階級，也有少數人是來自下層社會；她們的教育水平及過去的職業水平都要比這一年齡層婦女全國平均水準爲高。

有三位婦女一直工作到她們中年的後期，六位婦女祇在青年時期工作過，以及六位婦女在她們的成年期中祇是家庭主婦而

已。在移居安養院所之前，她們都自己做家事，而且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是因身體衰弱移居安養院所。總之，由樣本顯示出，老年婦女祇有真正老了，才有移居老人之家的趨勢。

選樣時，我們將研究對象集中到在應用上及理論上具有模範意義的樣本上，減低所選樣本對象之間的差異，以便建立定義與條件，以作爲她們實施生活方式的依據。不過，在這個研究中，婦女之間的差異要比預期的大，因爲她們都有顯著的異質性的個人特徵。因此無法研究一個有嚴格限制的團體，尤其是一個帶有標準化年齡、生平、家庭週期，及家居時間者的團體。

每一位婦女都經過三至四個小時的定性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在討論她們在老人之家的福祉及移居過程的各方面問題之後，她們對新生活情況的預期也作了討論。我們繼續用問題接觸家庭及社會關係網絡中的其他成員，以及主觀的適應改變生活與居住情況。最廣泛討論的題目就是有關兒

童期、青少年期，及中年期生活方式改變的題目。在訪談中最後討論的題目都集中在與子女的關係及對未來的看法上。在安養中心老年婦女房間中進行的訪談都盡可能地採取輕鬆的對話方式，並且使她們有詳細描述生活情況的空間。此外，我們也詳細地觀察她們的生活情況，及設施中的空間安排，以彌補訪談方式的不足。

利用「焦點訪談技術」(Focused Interview's Technique)訪問受訪樣本家庭中的成員。這些訪談的主要目的是要認識她們母親生活方式的主要範圍(例如像形態學的範圍、社會範圍、對中心角色與活動滿足的主觀取向、及象徵範圍)，或是她們母親移居老年之家後的某種替代範圍。

與專業工作人員的簡短訪問，以便搜集資料更臻完備，因爲他們經常接觸每位婦女，對她們每個人有透徹的認識。這些訪談的重點，在了解這些婦女如何適應新的生活情況，以及她們移居到機構對她們生活方式有多大影響。

這些訪談都已發表，有關五個生活方式範圍的資料，也予以分析過。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為已發表訪談的內容分析作了分類。

由於過去生活方式的評估乃是回顧生活史資料的結果，事實的扭曲就難以避免了。記憶的衰退及「錯誤」使得我們不得不審慎核對，以求完備、一致，及較為合理。有關最新生活方式的資料是來自描述老年婦女如何安排她們典型的日子與週末，及如何繼續區別活動與社會互動之間的差異。

## 四、退休的老年婦女生活方式的範圍

### (一)形態學的範圍

這個範圍要測定生活方式的地緣面，以及說明一位婦女的感受與她的環境有多密切的關係，也要指出地方關係對一位婦女的重要性。有些婦女將她們的主要活動侷限在她們傳統的環境與特殊鄰近地區，另一些婦女

則充分利用一個城市的所有方面，甚至不限定於某一個區域。我們能說的優先順序乃是，如果老年婦女移居新城市時，「地方」必須投注更多的資源，以便處理有關移居到老人之家的老人所面臨的種種難題，否則老年期間移居到一個新的地方，對她們而言是相當困難的事了。

在這個生活方式的範圍裡，選樣中的大多數婦女都是本地人。她們都在臺北市或近郊，甚至在同一個地區中，度過她們這一生中絕大部分的歲月。她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結婚之後或隨先生在民國三十八年時移居臺北地區，而且她們都沒有變更原來居住的地方，直到她們搬到安養院所。這一模式是這一年齡層婦女的標準模式。

依照這一代表性或類型，其中祇有兩位婦女是屬於四海為家型的。由於她們丈夫的職業，她們已在她們的生活中體驗了很多變化，以及住過臺灣地區很多城鎮。這些老年婦女在搬入老人之家的地緣變遷，對她們而言並不那麼重要，因為她們的生活方式已帶

有她們居住地方多次變遷的特色。我們的假設已得到證明：這些婦女依然常作旅行，並且祇在安養設施中居住幾個星期，其他時間或探訪兒女，或走訪親戚，對她們而言，它祇是她們的一個基地，可供她們倦遊時有所歸宿，並使她們有「安全感」，最後，可使她們度過「有保護的老年期」。她們選住安養院所的決定是因為鄰近其子女居處。

對大多數「本地婦女」而言，搬家就代表她們必須對新的生活環境作很大的適應。居住在類似的生活地區，及離子女不太遠的地方，都是她們選擇居住安養院所的重要的參考標準。相關的研究也證明，她們與其子女的關係具有基本的重要性。

我們也看到一個重要的徵兆，就是這些本地婦女都有很高的滿足感。在訪談的過程中，「本地婦女」中有一半的人都證明，她們對安養院所內的生活方式感到滿足。她們都會在她所屬的生活地區中選擇一所這樣的設施度過她們的晚年，並且都住在離她們子女不遠的地方。不過，這些「滿足的本地婦

女」與她們過去的社會網絡及親朋好友的社會接觸現在已不那麼重要了，反之，她們與她們的子女及安養院所中的其他居民的接觸倒越來越頻繁及越來越重要了。幾乎她們所有的活動都與她們新住所有關。顯然，她們要在新住所中努力繼續，或建立本地關係的品質。

「本地婦女」已選擇老人之家完全是基於鄰近其子女的居處，而且也會失去她們與過去關係的接觸。她們在機構設施中感到滿意或不滿意，是與她們子女接觸的次數成正比。樣本中有兩個個案可以證明老人對習慣的生活地區變更的不滿意：任太太非常不高興，因為她感到她的女兒強迫她遷移到安養院所，因此，她不能回到南部原來城市中，因為那才是她有意終其餘生的地方。心理上的差異與語言上的困難使她感到，她不是這家的人一樣。黃太太幾乎每天都要回到她原來住過的房屋中看看（因為她的老家就在山下，坐小型公車只需三十分鐘），並且坐在那裡沈思，享受回憶。每當她感到她被人連

根拔起，並且在絕望時，就回到這個使她感到有安全感的地方。這些樣本說明了，在過渡期間，就生活地區的意義而言，這些特殊問題對一個老人的生活方式是極有關係的。

我們訪談過的大多數老年婦女都可以視為「本地人」。因移居安養院所所引起的空間混亂使她們中斷了她們與其社會網絡中非親戚的關係。這個原因不僅是在空間距離的增加，而且有些老年婦女因移居安養院所而中斷了她們的社會關係，因為她們認為生活在安養院所中是一種羞辱，或者因為她們害怕有人誤會以為她們家庭關係不好。有些婦女對生活方式的滿足程度高，她們可能在類似過去鄰近地區中的家庭裡建立社會關係。在這些個案中，以家庭的功能作為一種模式，減低了她們沒有鄰近地區的重要性，以及容許一個熟悉的生活方式的繼續存在。

## （二）社會範圍

社會網絡是生活方式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範圍。Hannig 將社會關係種類區別為

「納入」(Encapsulation)、「隔離」(Segregation)、整合(Integrativity)及「孤立」(Isolation)四類，用來比較老年婦女生活方式的社會範圍。雖然這種區別似乎太抽象，或是「分類太理想化」，以及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祇能見之於混和的模式中，因此，我們很難將樣本回答的內容歸入那一類。在訪談過的婦女中，孤立類是除外的，因為所有的婦女都與她們的子女或親戚及老鄰居保持良好的情感與個人關係。

在研究的樣本中，有一半顯示生活方式可以歸入「納入」的類別中。這些婦女的主要活動完全侷限於她們的家庭。除了家事之外，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就在就業市場有工作的。她們總是跟她們的家人住在一起，在家裡工作，以及跟她們的丈夫和子女一起度過週末與假日。她們所有的社會接觸幾乎都是以家庭為基礎的。

當這些婦女移居安養院所之後，她們與家庭的關係不僅沒有中斷，甚至也沒有減少。如果她們子女的社會接觸次數減少了，

那是早在生活週期中就發生的事了，也就是說，在子女結婚之後，她們的接觸次數才開始減少的。在有關老年婦女社會網絡的另一個研究中，發現她們在移居安養機構之後，社會網絡反而會擴大。誠然，這些婦女幾乎都在機構中跟其他老人建立了關係，但是她們的大多數活動依然與她們的家人有關，例如她們跟家人幾乎每週都見面，或者至少也定期見面。

有些婦女的生活方式是屬於「隔離式」的社會生活方式。她們家庭關係網絡，包括親戚，及另一個社會網絡，包括安養院所中的居民，兩者之間作了一個明顯的區別。她們在其中一個網絡中的大多數活動都與一週中某一天有關。我們假定這些婦女知道或感到她們已成為她們子女家庭以外的人，因而也就有了外人的行為。話雖如此，家庭關係仍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還帶有強烈的感情依附，但是老人之家似乎為她們提供一個機會，使她們在新的生活環境中可能建立她們自己的活動。她們都非常滿意這種社會關係

的安排，而且認為它要比「總是等待子女來看望她們」好得多。

有很多婦女過著「整合式」的生活方式，事實上，他們在過去的生活情況也是這樣生活的，她們都能成功地綜合家庭的工作及家事活動。其中一位婦女一生都為她的女兒們照顧雜貨店，後來又在一個女兒的家庭裁縫店中工作。因為她移居老人之家後，她就負責老人之家裡的大部分有組織的活動。她很少去探望她的女兒們；她喜歡她的女兒來探望她，這樣她就可以跟她們及老人之家中的新朋友一起活動。

有一半的婦女在移居機構照顧設施之前，就已過著「納入式」的社會生活方式，而且她們既沒有擴大她們的社會關係網絡，也沒有參加家中的社會活動，更沒有在住進安養機構之後，結交親密的新朋友。她們的生活方式傾向於中斷她們與外界的關係，及降低她們與家人的社會關係網絡。

在最後分析中，我們發現那些被歸入「整合式」生活方式的婦女都很難維持她們

過去的生活方式，但是她們都很滿足她們的關係網絡，而且在結交新朋友及處理新標準方面也不會困難。就像歸入隔離式的婦女一樣，她們在安養院所中，重新組織日常生活，不會有太大的困難。不過在這一方面，歸入納入式的婦女就會遭遇極大的困難。

### (三) 主要的角色與活動

生活方式的另一個主要範圍，是關於老年婦女之價值的角色和活動。在選擇中，歸納兩個顯著類別婦女，一個是以扮演母親角色的觀點來解釋她們的生活方式，另一類是以家事以外的工作來評估她們的角色。

在以母親角色為生活方式基礎的婦女團體中，有些婦女認為她們的存在就是在一生中扮演「超級媽媽」的角色。回想時，這就是她們一生中的主要目的，因此，她們很難認為她們現在的生活是有意義的。這些婦女都提到她們有嚴重的健康問題，如呼吸急促、難以吞嚥食物、沒有胃口，及失眠等，事實上，這些問題大部分都是來自心理方面

的。與兒女的接觸並不能滿足這些婦女的社會需要，但是在機構設施內，社會接觸可能性是不可取代的。她們在照顧設施中過著一種退縮式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每當她們談到未來時，她們經常提到，她們有自殺的想法。對她們而言，老人安養院所就是一個等待死亡的地方。

這些與以母親角色為中心的婦女有一個不同的觀點，即她們認為，她們所作的家事就是一種專業。在她們的口述中，最重要的家事活動都是以成就為取向的。這些婦女的「專業態度」也許是來自一種認知，也就是說，作家事不能視為一種不費力的勞動，以及婦女在家庭以外的工作，祇有在特殊緊急情況中才為人接受。這類婦女之中大多數人享有住在安養院所中不做家事的輕鬆感覺，並且認為，機構照顧設施中是應該如此的。她們與她們子女的家庭有良好的整合。其中的數位婦女都已成為曾祖母的角色。她們都經常去探望孩子、孫子，因為她們的孩子們很需要她們。雖然這一類型的婦女將她們的

注意力都貫注在她們的活動及家庭關係網絡的社會接觸上，她們要比前述之「超級媽媽」更感滿足，也更能適應。關於未來，她們提到她們有很多計畫，例如出國去探望她們的兒女或是度假，只要健康情況許可。熱心工作的婦女認為，她們自尊的主要來源就是專業角色，雖然她們在整個生活週期中並未受僱過，或者在婚後，或第一個孩子出生後，並未繼續工作過。當這些婦女並未以「家庭主婦」的專業來回答問題時，這種情形就很明顯了，但是她們參考了她們以前在家庭以外的職業。當然，其他類別的婦女也提到職業，但是她們都將它解釋成家庭主婦與母親。誠然，一位婦女已經受僱很多年了。雖然她受僱做非技術工人或僕傭，她說，如果她能工作，她還是願意繼續工作下去。

就整體而論，我們發現，祇要是老年婦女認為她們是扮演母親的角色，她們就會有人格適應的問題。這些婦女在生活方式上的中斷並不是在她們移居安養中心之後，事實

上，當她們的兒女長大成，離家時，這一中斷就發生了，而且她們不能適時地彌補這種家庭活動的損失。從過度時期到空巢階段，也有一些未能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移居住所照顧設施中的某些婦女，似乎到最後才發現她們在老年階段的生活方式上，終於從惱人的家事活動中解放了出來，同時還培養出一些嗜好和休閒活動，這要比老祖母的工作有趣得多了。

#### (四) 主旨或中心思想

若是不考慮老年婦女的主觀看法，祇是將她們主要的活動作一比較，並不能說明這些活動在這一生中對她們的意義。我們比較過結過婚的婦女，不難發現，配偶與母親，尤其是母親的角色，已成為這些婦女數十年生活的重心。不過，對角色滿足的認識，是隨著婦女能處理社會與經濟資源的不同而有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及二次大戰期間，她們的注意力是放在如何帶領她們的家庭走過危險與飢餓的歲月。她們在這個階段

的生活方式旨在滿足家庭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日本投降後的歲月，為孩子們未來預作準備，因此孩子又成了她們生活中的重心。依照她們本人所屬之社會階段來看，她們要努力為兒女提供專業訓練與進一步的教育、職業訓練、或是大專教育。作為家庭中的母親及固定角色，乃是大多數婦女生活方式的主旨。我們發現老年階段不能找到有關社會活動的婦女都有生病、逆來順受及絕望的危險。自從移居照顧設施之後，有一位婦女已經試過自殺。另一位婦女已有顯著的心理問題的徵兆，因為她寧願生活在過去之中。

凡是住在機構照顧設施中的婦女，能將「服務」家庭網絡的重心轉變成另一個社會服務網絡，及負起服務設施中其他居民的工作的婦女們都能對機構照顧設施中的生活情況有高度的滿足。那些活躍的老祖母也找到一個方法修正她們的生活重心，她們在照顧設施中也扮演一個角色，即「緊急事故時的助手」。有了這些活動，她們有時施行很多

的社會控制，因為她們在擴大的家庭網絡中，仍然是重要的人物，而且所有的資訊幾乎都是先到她們的手上。

在歸類為很滿足的老年婦女，她們都認為應有一個「安靜的老年」，同時，她們現在都強調以前的興趣或喜好。她們的生活重心可以描述成「有意義的休閒時間」。

### (五) 象徵的範圍

生活方式產生一種順應自然的特殊模式，包括飲食、表面文化、消費模式。基於社會階層區別的指標（即所得、教育，及職業地位的綜合），將受訪老年婦女分為兩個團體，即中上階層及下層階層。社會階級與順應生活方式所用之參考象徵，兩者間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發現中上階級的成員都使用各種顯著的象徵符號，而下層階級中的婦女則喜歡使用中層階級婦女所使用的象徵語言，來表達她們以前的生活方式。

訪談中發現，大多數老年婦女都曾經利用安養機構中的參考團體來描述她們以前的

地位與生活方式。她們之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因其丈夫的職業地位而取得社會地位，（甚至她們曾經工作，或是已作了多年寡婦，也是如此）。在比較過的婦女之中，有半數的人都被視為中上階層的成員；有些婦女曾經一度擁有過很大的房產，並且也有僕傭。這些婦女都非常強調她們的外表、穿著打扮入時，甚至在訪談時，都穿著流行的服裝。她們都努力使她們的談吐高雅，以及喜歡在應對時，表現她們對政治、音樂，及文學的淵博知識。祇要她們的經濟狀況容許，這類婦女進城時捨巴士而轉搭計程車，以及大多數人都經常去看電影、觀賞戲劇，及看書畫展等。她們都認為，安養院所設施中，所提供的文化活動都不太適合她們生活方式的品味。這一類婦女移居私立安養院所設施之後，都用自己的傢俱裝飾她們的房間。她們的房間中經常塞滿了笨重的舊傢俱，牆上掛滿了字畫，但是她們聲稱，她們不能沒有這些東西。她們以前生活情況中的最後的餘留似乎對她們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因為它

們不僅象徵她們以前居所傢俱安排的品味，而且也顯示她們利用它們表達的生活方式。

與中上階層老年婦女比較，我們也訪談下層階級老年婦女的小團體。也許有兩個實例可以表現她們生活方式中的特色。其中的一位婦女在見到我們的時候，還穿著圍裙；另一位婦女也穿著晨衣。她們兩人都告訴我們，爲了穿著合適及梳好頭髮的確花了不少時間，譬如，當她們去餐廳時，她們都要化妝一下。因此，爲了免除這些麻煩，她們寧願在她們自己的房間中用餐。她們的房間沒有什麼陳設，而且看起來似乎有點凌亂，雖然其中的一位婦女忙了很久，就是想使她的房間看起來有典雅的感覺。將她們與中產階段的婦女作一比較時，她們在公與私兩方面所表現的生活方式都沒有任何差異。她們跟我們說話時，帶有極爲濃重的鄉音，不斷地強調她們與其他居民隔離。她們參與訪談是非常認真的，也是很有情感的事，而且她們都顯示出，沒有人具有中產階級團體的傳統社會距離。談到她們的過往，她們都很生

動的描述過去的生活，但是她們都不常參加安養院所所提供的社團活動。看電視是她們最多的休閒時間的活動，也是她們僅有的最重要的娛樂。她們是從過往緊張的生活之後，以輕鬆的心情描述她住在安養院所中的時間。

一般而言，生活方式的象徵範圍似乎對老人有極高的意義。它可以視爲個人的策略，藉以保持她以前的面目，不致成爲社會中刻板印象的老人，即老人就是人們眼中沒有用的人。這個說法可以解釋經常在老人之家中看到的封閉的朋黨；有些人可以成爲它的成員，以及它的成員不可以與非成員來往。這樣的參考團體，尤其是對老人而言，就是一個從衆行爲，而且別人可以跟她交換某些價值與象徵符號。這個參考團體的重要性就是它的溝通網，及共享的象徵符號，而且它們可以給婦女世界一些實質的東西，也容許婦女「隸屬」它。

一個人的自知，乃是她整個生活週期中的物質資源及精神資源，特別是教育。即

使她們移居機構照顧設施也不能改變這一事實。誠然，大多數老年婦女所作的最大努力，就是要象徵她們以前的地位。因此，當以前的生活方式不能成爲象徵時，她們就不再感到滿足，因爲她們的經濟資源已經減少了。當老年婦女接受很多有關以前休閒時間活動的限制時，她們就會維持可以象徵她們社會地位的行爲；我們可以了解當生活方式的象徵範圍被老年婦女用來彌補她們在其他範圍中所受到的限制時，它的重要性就會隨之增加。

## 五、結論

婦女從她們積極的家事角色上退休，然後移居到機構照顧設施中，是她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像老年男性從工作上退休一樣。對老年婦女而言，放棄她們的家事不僅是從日常例行工作中解脫出來，而且也是她們住進安養設施之前，失去了日常生活的活動。在移居之後的過渡期間，所有的老年婦女一定有興趣繼續她們的生活方式，即使她

們不能以活動來填滿她們的日子。大多數婦女都能修正她們生活方式的範圍來處理進入安養院所生活與活動機會減少的问题。在這些受訪的婦女中，祇有很少的人可以改變她們生活週期中對家事與家庭活動不熱心的婦女。大部分受訪婦女進入機構一段時間後，她們發現，做家事實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她們開始一些新的活動，也經常去建立新的社會網絡。

一般而言，移居安養院所，在方式及程度上，對老年婦女生活方式的主要範圍影響並不相同。如果生活方式或其範圍之一發生了中斷或改變，那麼這一中斷或改變早在她們移居機構照顧設施之前就已發生了，且社會網絡也開始縮減了，尤其是在丈夫退休之後，有些社會關係也減少了，因為居住與生活範圍的改變暗示空間的變更，但是這種社會網絡的減少是可以彌補的，因為她們在機構照顧設施中還可以建立或增加新的關係。另一方面，此類空間的變更，尤其會在生活方式中製造了不肯定的危機，例如我們描述

為「本地婦女」的生活方式中就出現過這樣的危機。這個團體的婦女都沒有屬於她們的安全地方，也就是說，她們感到自己像沒有根似的；她們以前的房子至少代表她們有一個地方，她們的孩子也沒有了一個家。此外，被分類為「四海為家」型的婦女似乎在這一方面沒有太多的問題。

生活方式的象徵，對老年婦女的確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僅是為婦女的自重，而且也代表以前在不同居住地所呈現的生活方式。很多的社會區別標誌，都因移居機構照顧設施而消失；就是象徵生活方式中的所有「社會事物」都受到了重視，例如像服裝及個人的清潔與傢俱陳設等。這些象徵符號可以用來評估其他院民，及維持個人的生活方式與內容。相似的生活標準與共享的價值可以作為互動的參考體系，同時一個社會階層中的婦女們才能彼此互動。我們也觀察到，以前的生活適應要經過角色的替代。很多為其家庭奮鬥過一生的婦女，都會在住進機構照顧設施以後尋找活動，因此，她們

可以改變從家庭到公共場所的生活重心。那些為家人所需要的、活躍的老祖母所作的努力也符合這一模式。

我們必須強調，移居機構照顧設施不僅關係到內心歸屬的問題，而且也關係到一個事實，即這些婦女現在都生活在像旅館一類的設施中，所以她們的社會形象已受到威脅，她們生活中最後一個居所——老人安養中心，老年婦女都明白這些地方，但是她們也努力與它們達成協議，當她們生活方式中不安全感與過度階段已經消失時，她們就會發展出對機構照顧設施的隸屬感，把它當作自己的家。她們試著維持最適合她們生活方式的範圍；機構照顧設施的選擇是以不影響她們既有的生活方式為原則。這些婦女在期盼及計畫她們的機構生活情況時，對生活方式與滿足的關係要大於對照顧設施的性質與類型。因此，她們對新居所有的感情，也完全來自於人際關係的結果，及她們所建立的參考團體，而非來自該等設施所提供的生活條件。當這些婦女認為她們已在機構照顧設施

中保持她們以前大多數的生活方式範圍時，以及在新住所中，適應她們以前生活方式時，也不會有太大壓力的婦女，這些老年婦女就會對她們現在的生活情況，表現最大的滿足。

老年婦女的退休與生活方式的連續是可以維持的，並且也是可以塑造的。訪談結果發現，老年婦女在機構照顧設施中就可以找到機會，利用修正生活方式主要範圍的方法，繼續她們以前的生活方式，她們在放棄她們自己的家事與活動這兩方面，退休就不會中斷，而且也更有滿足感。在有關老年婦女生活方式的研究中，我們希望能證明，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在生活過程中的某一個過度時期受到影響。最後，我們希望對老年婦女的研究，可以激發其他專家與學者進行研究，老年婦女在機構與文化環境中，及生活過程中的各種階段上的不同條件與結果。（本文作者現任中興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參考書目

1. 沙依仁 臺灣地區老人身心狀況及需求之研究 自印 民國七十六年 頁二三八
2. 李瑞金 臺北市退休老人生活需求及其適應之調查研究 金玉出版社 民國七十九年
3. 郭麗安 老人心理適應之調查研究 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一年
4. 程又強 公職退休老人心理適應之相關因素 「結構是會心團體」效果之研究 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五年 頁一三四至一五一
5. 黃國彥、鍾思嘉 老人健康自評、生活改變與生活意義及生活滿意和死亡焦慮之關係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案研究 民國七十五年
6. 賴繡慧 我國高齡者學習需求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 師範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九年 頁二、五
7. 蘇耀燦 老人安養機構的管理與經營 松青季刊 第七期 民國八十一年
8. 李瑞金 Social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Retired Elderly in the Taipei Area, Taiwan. 1991
9. Busse, E. W. and Piekffe, E. 1977 Behavior and Adaptation in Late Lif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